

抗戰劇選

盡野藥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贈
(非賣品)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賣野藥

——倒置圖——

時間：白天。

地點：贛西火線附近。

人物：李坤奎：漢奸，原先是江湖賣藥的。

大文：李的徒弟，十四五歲。

小種子：李的徒弟。和大文都是被騙來的。

鹿婦：她的兒子被李害過。

老婦

老者

青年：自衛隊。

排長

賣野藥



3 1764 3051 4



(南)

教員

士兵

觀衆

小孩們

胡太步（不說話的）

佈景：空場上圍條繩子，擺些刀槍之類，藥箱子土擺幾個瓶罐，正中懸用利尖挑着條大紅布招牌。上

面寫着「廣德堂」三個大字。

開幕：大文敲鑼，觀衆從四方漸漸集攏來，自然而然的圍成圈子。

神奎：（一面說着，一面圍着場子走。大文打鑼。）

來來來，來來來，

十字街頭擺擂台！

「脚下穿的大麻鞋，

頭上頂的金招牌，

今天打鑼無別事，
特到貴地賣藥材，
有事不敢留尊步，
無事不妨稍等待。」

在下初來貴龍馬頭，未得拜問仁義幾堂？結德幾社？有親候不週，拜問不到，敬請諸位仁義兄弟多多原諒！

大文：（擊鑼兩響）啊！多多原諒！

坤奎：常言道：「在家靠父母，」

大文：（擊鑼兩響）啊！

坤奎：（打大文頭）你這小子，要佔我便宜嗎？

大文：我是隨聲附和，接你的話樣呀。

坤奎：以後你可別再這麼搽，那你不成了我的爸爸了嗎？

大文：（擊鑼兩下）啊！

（觀衆笑）

坤奎：我看你小子一刻不挨打，肉皮發癢吧？

大文：以後不啦。

坤奎：常言道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人不出門身不貴，火不燒山堆不肥」，「城牆

高萬丈，裏外要人幫。」

大文：（擊鑼兩響）啊，是啦，「裏外要人幫。」

坤奎：兄弟有言在先，禮數不到之數，望乞多多原諒，閑言少敘，兄弟獻個醜，要套拳腳，向各界老

師，各位老先生少先生請教請教！要得好了不要誇獎，要得不好多多包含！（扎緊腰帶，提著

刀在場上轉了個圈子。）

坤奎：在沒有練武藝以前，兄弟還有幾句話說。兄弟這套拳腳工夫，是小武當山道清真人的真傳，兄

弟不才，便是道清真人的第十一代得意弟子。

大文：你們說，這來頭可不小。

坤奎：不但學得拳腳武藝，還學得會吹，會唱……

大文：我看你是個吹鼓手出身吧？

坤奎：吹，唱，本是出家人第一套本分中的手藝，兄弟既是道清真人第十一代得意弟子，如何不學吹？學唱？

大文：除了吹，唱，以外，還有甚麼本事？

坤奎：還彈得舞，和尚放焰口，道士擺道場，吹喇叭，唱道情，原是僧人道士隨身之寶。

大文：想是個活寶！

坤奎：等會要完了武藝，兄弟再獻醜一兩套道情，給諸位看官解解悶。

大文：我認識你啦。

坤奎：你認識我甚麼。

大文：你是廣德書場那個跑龍套拿大旗的，天天這麼吆喝着滿台轉。

坤奎：小子又要揍了！（打大文）

（觀眾中的一個小孩哭起來，）

觀眾中的小孩：他是個壞東西！他打人！

觀衆：別哭，這是要把戲呀，都是假的。故意這麼做着給人們看的。（向坤奎）喂！賣藥的師傅，快要武藝啊。

大文：啊，就來啦（敲兩聲鑼。向坤奎），喂，我再問你，除了吹，唱，彈，舞，以外，還什麼會？

坤奎：行醫治病，外兼針灸。藥到病除，起死回生，扶箕問卜，百靈百驗。諸位不信。兄弟這兒還帶來幾副祖傳秘方，精製八寶金仙丹。此藥能治百病，老幼男女皆宜，一副用過，災難離身。

大文：慢慢的，這下子我可認定你了。

坤奎：認定我什麼？

大文：你是個：說窮嘴，數來寶，打金錢板的大李賴皮的兒子小李賴皮。

坤奎：小孩子家別順口胡說。

大文：你本來說是打拳賣藥的，怎麼盡管要起貧嘴來了？不是「跟丈母娘叫大嫂，沒話找話嗎？」

坤奎：賣藥的都帶打拳說嘴，天下通例，小子少見多怪！啊！說打拳就打拳。諸位，（剛要打，覺得場子小了些，向觀衆一躬到地）這邊的幾位老先生，少先生，小兄弟，小姊妹，請幫幫忙，把

場子扯圓些。地方寬大，好動刀動槍，給諸位看看熱鬧。地方小了，槍刀無情，有傷和感。（走到那邊）還要告罪諸位小兄弟，蹲下來看，別在場子裏跑來跑去，萬一有個跌撞，倒是我出門人交代不清，言語不到。（小孩們蹲下）

坤奎：謝謝！謝謝！諸位，兄弟有言在先，得罪休怪！（向大文）伙計！打起精神來！給諸位看官解解悶，只要諸位看官說一聲「好」，伙計！便有了你我的茶飯錢，閑話少說，要起來啊！（二人耍了一套，觀衆喝彩。）

大文：喘着氣，我沒有勁兒了，你自己耍吧。

坤奎：（擦擦汗）別說小孩子要得累了，就是看官也累了。暫且歇下拳腳，賣幾付靈藥，好的把戲還在後頭哩。

大文：好的你自己去耍吧，我可可不來了。累了一身臭汗，吃不上半碗飽飯！這個賣命生意，我不做了！

坤奎：伙計，別着急。諸位看官不是已經喝彩了嗎？還怕甚麼沒飯吃！（向觀衆）諸位，兄弟已經介紹過，兄弟這藥名叫「八寶靈芝金仙丹」。名字長了不好記，諸位只記着八寶金仙丹就是。此

藥雖微，工夫却大，乃是兄弟親自在深山古洞，虔誠熬煉的靈藥。專爲濟世活人，不爲生意買賣。內有各省名山採來八十一種仙草做引子……

大文：聽他吹牛！

坤奎：七十二種陰陽有根無根水。外加蘇活虎骨膏，千蒸百鍊……

大文：牛皮愈吹愈大啦！

坤奎：經過百天的晝夜工夫，才成的此藥。膏藥，藥麵，外用內服功效一樣。能治：霍亂，痢疾，肚腸絞痛，四肢癱瘓，風寒濕痹，筋骨酸痛，胃氣痛，胸口悶，無名腫毒，萬般急症，無不藥到病除，起死回生，孕婦不忌，小兒減半，此藥曾治好千萬人口，掛牌送匾的不計其數……

大文：喂，等等，牛皮別吹破了！你老師有這樣的靈藥，濟世活人，還沒請教你老師貴姓啊？

坤奎：小老弟這句話問得有理，常言道：『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大文：『人過不留名』……

坤奎：『不知張王李趙』……

大文：『雁過不留聲』……

坤奎：「不知春夏秋冬！」

大文：啊，請問你老師尊姓大名？

坤奎：兄弟姓李名坤奎。

大文：在下秦大文。

坤奎：這次兄弟初到貴地，恰巧又逢趕場。諸位老太爺，老太太，諸位老師諸位朋友，小弟兄小姊妹都從幾十里幾里以外趕來。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有緣千里來相會」，兄弟一向交的是朋友，重的是義氣，這靈芝八寶金仙丹，在大碼頭大縣份至少是一塊錢一副……

大文：有一天還賣過十塊……

坤奎：這是別事，往年往湖北安陸縣，有個太戶姓陸名龍祥。兄弟這一帖藥醫好了他老人家積年的凍瘡，一下子就賞下十塊！還留在他莊子上住了半月，好生招待。今天兄弟一則要結交幾個識貨的朋友，二則要在貴處留名傳姓。只要諸位說一聲「好」，兄弟情願奉送幾劑藥。

（觀眾懷疑的互相望著）

大文：不要錢啊！不要錢！那位要靈藥，請開尊口囉！

坤奎：那位有患：傷風咳嗽，頭昏肚痛，跌打損傷，無名腫毒，一副見效，三副斷根。有病治病，無病健身，消痰化咳，強脾開胃，補腦助腎。諸位不要客氣，有要的請開尊口，這叫做……

大文：喇喇喇！够啦！够啦！牛皮不可吹過了量，過了量就「吹」！

坤奎：怎麼啦！

大文：破啦！我問你，你這藥預備送那幾位？

坤奎：奉送在場的看官啊。

大文：奉送多少副？

坤奎：二十副爲限。

大文：嘿，嘿，嘿！得啦！得啦！這麼多的看官，二十副够甚麼？

坤奎：有道是：「有貨賣與識家」。

大文：不錯！好個「有貨賣與識家」正是：「寶劍贈給烈士」，

坤奎：「紅粉送給佳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在下也不敢說誰是識貨的，誰不是識貨的，那位先開口

，兄弟不惜靈藥奉送！

大文：不妥！不妥！你這藥既這麼靈，大家那一位不想先得爲快，萬一分配不均，爭競起來，豈不是
你有辦事不調之罪！

坤奎：伙計這句話說得很是！萬一爭競起來，多則是有傷和氣；打將起來，少則是出門人的罪過。若
是事情鬧大了，追究禍首，你我難逃法網。一個倒運。說不定要坐五七年監牢。

大文：坐牢倒是小事，萬一事情鬧大了，經官動私，有勞諸位看官上堂做證，你我如何擔當得起？

坤奎：那麼依你之見怎麼辦？

大文：依我之見，把每副藥少定幾價錢，免得爭競。

坤奎：既是這樣就依你，可是有話在先，并不是兄弟出平爾，反乎爾，貪小利不顧朋友。

大文：這不是貪小利而忘大義！這全是爲的「息事寧人！」

坤奎：話倒是不錯，兄弟爲息事寧人起見，每副藥減半，只賣五角錢。膏藥，藥末，價錢劃一。諸位
幫兄弟一點茶水費，生活程度飛高，五角錢餓不着你先生，脹不死我兄弟（大聲）。買藥的請

開尊口！

（拿幾帖膏藥教大文用火烤着。）

老者：我這腰裏痛了十幾年，可治得好嗎？

坤奎：治不好，當場還錢。（從太文手裏順手拿過來熱熱的一帖膏藥，向老者腰裏猛然粘上去。那位老者被燙得哎喲一聲，坤奎又在他背上用力敲幾下。）

老者：師傅！慢點！老骨頭禁不起啊！

坤奎：直起腰來！

老者：嗚嗚嗚！（因受其烈刺激，腰不由得直起來。）

坤奎：兄弟不敢說謊，真藥，藥到病除，假藥，宣傳無用。十幾年直不起的腰，一帖藥就直起來了。老婦：這藥可治得婦人的病嗎？我兒媳婦過門幾年了，我還沒抱孫子。

坤奎：此藥對於婦人諸病，有特別的靈效，凡胎前產後，經血不調，一付見效。

（老婦買藥，許多人都來買。突然場後面大亂，一個農婦闖進來。）

農婦：今天總算找到你了（扭住坤奎）走，跟我到團長那裏去！你在前方賣野藥害人！你害了我兩鬼

子，你向那兒跑？我非和你拚命不成！

坤奎：（微慌，故做鎮靜）甚麼事？那兒來的瘋子，給你吃副藥治治吧。

農婦：「呸！你還想毒死我嗎？」

大文：「誰要毒死你？」

農婦：「就是他！」

婦奎：「不要理她，她是瘋子，我們別處去幹生意囉。」（收拾農具）

農婦：「不能讓他走！他害死人啦！」

政工：「（從後面人叢中走進來）怎麼回事？」

農婦：「官長！可別放他走哇！」

（觀衆亂）

觀衆：「也許是個漢奸！」

政工：「一個講了一個講。」

觀衆：「我們說他是漢奸！」

觀衆：「是漢奸！打死他！」

農婦：「官長！官長！他是害我兒子的人。」

坤奎：諸位官長，諸位老師，兄弟初來貴地，和這位大嫂往日無冤，近日無仇，萍水相逢，她硬說我害他兒子，豈不是發了瘋？

農婦：胡說！你媽媽才是瘋子！你姐姐才是瘋子！人在物在，你還想賴嗎？

坤奎：這真是怪了！我不看你是個婦道人家，還你幾句嘴，你就受不住。可是這又會議諸位官長，諸位老師笑話，說我這個男子漢不值得。

農婦：你不用花言巧語！有胆子和我到團長那兒去！

坤奎：團長那兒明鏡高懸，不能任你女人家撒野放刁！

觀眾：別聽他的鬼話，把他帶去！

觀眾：好利害的狗嘴法子，舌頭底下想壓死人！

政工：靜一靜！靜一靜！讓這位大嫂把她的話說完。你說，他怎麼樣害你兒子的？

農婦：前幾天我兒子有點傷風。這個漢奸就在河邊坐着……啊，不是！官長！我有一天在河邊洗衣服，看見這個漢奸，啊，不，還有這個小漢奸，也坐在那兒，這個老漢奸先和我說些閑話，後來我告訴他說，我兒子害傷風，他就給了我一包藥，說是……

老婦：『不拿出來才賣的藥，給農婦看。』可是這個藥嗎？

農婦：可不是這個藥是甚麼！這是毒藥！可別吃他！

觀衆：毒藥？（大家嚷嚷起來，亂把買的藥都向坤奎擲去。）

觀衆：拿毒藥來賣錢！好沒良心！

觀衆：他嘴裏說的比誰都有良心！

農婦：把他的心挖出來看看是涼的還是熱的？

政工：大嫂，你說你兒子他怎麼害死的？

農婦：沒死！好容易花了錢又救活了。

坤奎：可是說腳，沒死你來胡說甚麼！

農婦：那有你的話說！賣野藥的狗！

政工：別吵！他給你藥的時候，都對你說些甚麼話？

農婦：他說他的藥怎樣怎樣的靈，治好過幾萬人，又不要錢。我當時真把他當做了好人。他問我，我

們這裏駐着多少軍隊，有沒有大廠！

政工：聽他告訴你了沒有？

鍾靈：真是瘋子，我幾時問你來？

政工：不許說話。

鍾靈：（驚動着）好吧，不許我說我就說，反正吐裏裏病死不了人。

鍾靈：（向坤靈）你還問我，那個狗，那個王八才問我的！（向政工）當時我以為他是好人就都告訴

他了。豈知我兒子吃了他的藥，沒一頓飯的時候，就抽起瘋來，抽的人事不省。好容易告黃鰥生才給醫好了，現在還在床上就着，不能動呢！你們不信問問這個小漢好！

政工：（向大文）你知道這件事嗎？

大文：你們賴我是漢奸，打死我，我也不說，反正我不說你們死也鬧不清楚。

鍾靈中的小孩：你不說，你就是真漢奸。

政工：諸位要想知道真像，就別吵，讓這位小朋友說。

（觀察靜下來，小囑子以為大文代他解釋，跪下給大文磕頭，拉着他的衣服要他說下去。）
政工：小朋友，你說吧，只要你說出真話來，你就是愛國。

坤奎：有長了！這個孩子從小給軍醫喂奶了！一見了穿軍裝的就嚇得發慌心瘋，嘴裏胡言亂語，
排長：胡說！

坤奎：是給軍醫！兄弟開說，兄弟自己打啊！（自己打自己嘴巴。觀眾大笑。）

政工：你也不想想，那副藥是治病的藥，能治百病嗎？那麼你給他一副藥吃，治一治他的迷心瘋。
六文：（愛沙給煙，蘇武亂道了）

六文：（哭）我前頭死，也不吃這副藥！上個月有個孩子吃了他的藥，到今天還不會說話呢。

政工：那孩子在那裏？

坤奎：有長了！你老人家別說，蘇武怎麼騙他吃屎，孩子信口黑黃？

政工：（故意問人又生氣）你這孩子，你爸爸好意……

六文：他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是個當兵的。我是他騙來的。

政工：（觀察蘇武動靜）

政工：他怎麼騙你的？騙你什麼？

坤奎：（向六文）他要胡說八道我打死你！

（觀衆騷動）

觀衆：打死他，他是漢奸！

觀衆：打漢奸！不要臉！

觀衆：打他臉！給他留着倒叫他丟人！

改工：讓他說。

大文：他要我跟着他賣藥，就把我騙來了。

農婦：胡說！這小子也不是好東西！他還跟着他打拳踢腳，說天道地，不是跟他一塊的是甚麼？

觀衆中的小孩：打小漢奸！打小漢奸！

大文：（哭）他教的我，我不那樣，他就打我，不給我飯吃！因爲我學不會踢腳，他就把我的腳硬向

上搬，你們看我的腿都被他拉斷了筋，直到現在走路還不行！

老婦：可憐啊！

改工：往下說，他的藥是用甚麼做的？

大文：就是米飯，花椒，薄荷葉加上糊膠熬的。

坤建營官長：官長……

觀衆：不許他說話！

農婦：住了你的狗嘴！

觀衆：打死他！

士兵：（上）報告排長：剛才第三班的弟兄從街上回到排裏，一個個都嘔肚子痛，有的鬧得厲害的上

吐下瀉，臉上變得像塊黃臘一樣，營官說是中了毒，營長問了三班長，知道他們是在大柳樹底

下那條河溝裏喝過水。

排長：沒有性命危險嗎？

士兵：報告排長，營官沒有說過。

排長：你先去報告營長，說我立刻就到。

士兵：是。（下）

段工：李排長，就拜託你先把他們帶去，我到隊裏報告了隊長就過來。

（觀衆又是一陣騷動）

排長：（向坤奎）喂，快收拾起來跟我走。

大文：（轉頭對他賣的藥）快關我的藥，我不法，這官，這受驚嚇。

士：（只要你見了官長，證明他賣的是毒藥，你還有賞呢。）

大文：（我也不努力，也不要賞，讓我走了乾淨！）

士：（坤奎）官長，我給你送家藥，何苦來，我們小生意窮人家！

大文：（向坤奎）謝費藥，可別連累我！

坤奎：（打大文）謝費。

排長：（你打大文，可見你是個虛心！）

士：（排長）陳同志，我哥不吸了，回頭見吧。

士：（再見！）

士：（再見！）

士：（坤奎）快收拾了走！

士：（跪下）救……救……救救我吧！求你老人家！可憐我是小本生意！

觀衆：把他捆起來！（觀衆把坤奎圍住）

歐江：走！走！走！

觀衆：官長！官長！等一等！我們再聽小孩說幾句，好明白明白。

觀衆：喂！小孩！那個大漢好還要你做些甚麼事？

大漢：他還要我……要我……

農婦：要你做甚麼？快說！要你做漢奸吧？

大文：（哭）我！我不是！漢奸！

（後面觀衆亂，一青年攔小嘔子去）

青年：（攔攔工）我是自衛隊的隊員，我跟了這小嘔子一天了。他看見井和水缸就把一個紙包打開放

下去。我在他後邊跟着散意不獨。等他走了，我找人把缸裏水給狗吃，狗死了。給雞吃，雞死

了。

小嘔子：（哭）……（哭著指指坤奎打他，又給大文讓頭。）

青年：剛才聽警部兄弟們說，這裏有個賣野藥的人可疑。我們想這孩子自己總不會幹這樣的事。

定有組織，所以把他帶到這裏來，叫他認認。

政工：（向小啞子）你認得他嗎？

小啞子：（點頭，表示他給他喝毒水，就不會說話了。）

觀眾：一定是日本鬼子的毒藥！去年冬季打仗的時候，弟兄們從火線上捉過來的偽軍，不是都不會說

話嗎？

觀眾：是啊！都是鬼子給他們打了毒藥針！

觀眾：官長，問問這小啞子的毒藥是從那兒來的。

小啞子：（以爲大家要打他，拚命搖頭表示撒毒藥是坤奎指示他做的，他不做時就打他……）

觀眾中的小孩們：打小漢奸！小不要臉！

另一小孩：他不是小孩兒！他是小狗！汪汪汪！汪汪汪！

小啞子：（只管搖頭，拉着大文要大文向觀眾解釋。）

觀眾：（向大文）小漢奸！你說！那個大漢奸怎樣教你們的！好好的說了饒你命，燕藝頭沒用！

觀眾：他會說話，他是燕藝肥的！

觀眾：發囉吧！打他看他還裝不裝！

農婦：沒良心的鬼！你們還有臉做中國人！

觀眾中的小孩：嚇嚇嚇嚇；小漢奸害怕了！

農婦：不說打死他！（順手從另一個人手裏拿起扁擔來打去。）

政工：不要打，我帶他到團長那裏去，細細的問問他。

觀眾：不，官長，就在這兒問吧！

政工：在這兒你一句，我一句的，一天也問不清楚。

觀眾：老百姓受漢奸的氣受够了，好容易今天有這個機會，還不讓我們出出氣嗎？

政工：那麼大家靜一靜，聽這個小朋友講。

觀眾：（小聲）小漢奸，甚麼小朋友！

觀眾之一：（向觀眾大聲說）別吵！別吵了！要聽審漢奸，就好好聽啊！這麼吵，算那麼回事呀？

觀眾：你才住了嘴就說別人！不羞！

觀眾中的小孩們：不羞！不羞！不羞！

韓素山（不耐煩）快說啊！官長！你倒是要他說啊！

大文：幾時有人說我是漢奸，我就不說！

政工：沒人說啊？

大文：他們說審漢奸哪。

政工：那是說他！（指坤奎）你說你的。你跟他有多少時候了？

大文：我服了他有二年多了。早先天天跟着他到處賣藥，後來他就教我打拳，還教我幾套套話。

坤奎：都是爲着賣藥吃飯的話啊！

青年：任你的狗嘴！漢奸！

蘇娟：賣藥吃飯？賣藥賣哲人！

陳正：學幾套甚麼套話？

大文：就是賣藥的時候，要貪嘴，幫他的腔。

蘇娟：怎麼樣幫腔？

大文：那是胡說八道，那沒有意思。（對衆笑）不是說那是我的兒子，就是我是你的老子，誰師賣賣

觀眾：「已够便宜，引着看的人們笑了就算罷。」

大文：「大家說『老子』二字，觀眾有的小聲答應。又有觀眾說：『唔！穆漢軒的老子，不要臉！』」

（又有大說：『穆漢軒』，觀眾笑。）

戲主：「倘沒有教他說別的話嗎？」

大文：「教他『沒有』……」

青年：「你再想想有沒有？」

大文：「沒……沒……深。總是對人笑笑就完了。」

青年：「不是，除穆漢軒的時候，都教你做些甚麼事？說些甚麼話？見些甚麼人？」

坤盛：「大文……」

戲主：「你聽嗎？」

大文：「怕……我……」

戲主：「你用手將坤盛（觀眾都聚神靜聽）不要怕，你只管說你的。」

大文：「他會打死我（哭聲更響）。」

小囍子：（扯太文衣，也哭起來。）

政工：你說了，我送您回家找你父母去，他就不能打你了。

太文：真的嗎？

政工：真的。他若真是漢奸，他就有罪，他還能打你嗎？

太文：好吧，我說，我們走到一個地方以後，

青年：你們都是走的那些地方？

太文：不打仗的時候，就在離前線遠些的地方，散佈謠言。總是說日本人厲害啊，槍礮好啊，那裏那

裏打仗殺死了多少中國兵啊，汪精衛是好人啊，是真正救中國的啊，中國兵不願打仗啊，很快

就講和啊……

青年：呸！漢奸！誰說汪精衛是好人？好人去幫助日本鬼子殺中國人？好人去叫日本鬼子爸爸？好人

跑到日本鬼子那裏幹嗎？呸！

太文：這不是我說的。

觀衆：不是你說的！你說過這樣話就是漢奸！

大文：我不這樣說他打我！

觀衆：打你，你就做漢奸嗎？死了也不能做漢奸啊！

觀衆：怕死的人都會做漢奸！

觀衆：漢奸賣國賊是鐵祖的勾當！

觀衆：死了要下油鍋炸！把骨頭都炸酥了！

政工：讓他說，讓他說，（向大文）你說吧。

大文：總是，總是說中國的壞罷了。

政工：都是那些壞呢？

大文：中國米貴啊，布貴啊，稅上的多啊，中國做官的壞啊，欺負老百姓啊，賺錢啊，揩油啊，不管

……老百姓的死活啊……

政工：除了這些以外，還做些甚麼？

大文：還有就是撒毒藥麵了。凡是死水坑，井裏，茶缸裏，水桶裏，只要人不看見，就把藥撒下去……

還有眼看著軍隊快要過河的時候，或是鴨子在河裏，也撒藥下去，不過那要撒的很多才有效。

這個賣小藥子做的比我多。因為他年紀小，別人不注意他，又是個瞎子，膽子大，敢出來。

小藥子：（見人們注意他，害怕）

大文：（安慰小藥子）他是怎麼回事？

大文：是他給他吃藥吃壞的。

青年：你現在箱子裏還有藥嗎？

大文：沒有，藥藥小擺在箱子裏，都是國才醫治，若是遇到人發問，就隨手把他丟掉。

青年：你們甚麼時候到我們前方來的？

大文：一打仗就來了。

青年：都到過那些地方？

大文：這一帶戰線都走過了。

青年：帶你去見團長，見了團長你也一樣說話。（欲下）

觀察中的小孩：（拉住小藥子）不要他走。

青年：他不會說回家。

「小孩哭哭」不……

「青年：我帶去給你媽媽，讓她知道。」

「觀衆中的小孩：喂！你知道小囑子是那兒的人嗎？」

「太太：這是在樹林裏的人。」

「觀衆中的小孩：離這兒多遠啊？」

「太太：離這兒幾百里路呢！」

「觀衆中的小孩：他的爸爸媽媽呢？」

「觀衆中的小孩：爸爸說要向小囑子做手勢，意思是問他還不想父母。」

「小囑子：（反覆問明之後，大哭起來。小孩也哭）」

「觀衆：來讓它說話，千萬別跟生人去玩，去了，就會跟小囑子一樣，看不見爸爸媽媽了。」

「青年：小孩真可愛，我們帶它回家來吧？」

「青年：來要緊，小弟弟，你不跟生人走，就不會像小囑子了。」

「太太：當然是你送我回去啦，我爸爸媽媽兩年多沒得到我的信了。」

政工：好，你說完了，就送你回去，等會帶你去見團長，見了團長你也是一樣說話。

太文：好。

青年：等一等！你還見他常同甚麼人來往嗎？

太文：他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人來看他。

青年：是鬼子吧？

太文：不是，都是說中國話。

青年：鬼子也有會說中國話的。

太文：那我就不知了！

青年：他同那些個人都說些甚麼話？

太文：那不知道，那些人一來了，就要我走開。不過常見那些人，都給他一包東西，還有錢，多少錢。

也不知道。

青年：在這裏附近，他同甚麼人來往過？

太文：這裏……

坤奎：大交！

（觀眾騷動，政工止住騷動）

青年：同甚麼人？你只管說。

小噤子：啊！啊！啊！

（指着坤奎的衣服，要人們搜他。衆人不懂。小噤子急着自己去搜坤奎，被坤奎一脚踢倒，口

裏流出血來，嘶着聲哭。太文哭着安慰他。

青年：王八蛋！你簡直比日本鬼子還兇！你把他弄噁了，還想踢死他滅口！

政工：不用問，只管搜他身上！

（政工和青年從坤奎身上搜出幾個銅錢用紅黃二色絲線穿着，一把小圓鏡子，一個日文寫的小竹

牌）

青年：不冤枉他這個王八蛋！真是漢奸！這些東西我們常看見。

農婦：你們都是膿包！眼看着真漢奸不特他！等會送到團長那裏去，就沒我們出氣的機會。

（農婦第一個打去，觀眾也吼着打起來。）

青年：請位不要動，打他帶到團裏去，還來話要問他呢！

衆：（觀衆不聽他的勸話，只管打。坤奎忽然望了望觀衆中的人，那個人回頭就走。天文擋着道，青年：個大土匪去賊。）

天文：喂！跑的那個人就是捉拿坤奎的人，他是個大漢奸！

青年：那個？向那兒跑？跑了？那不是（青年取下）

衆：（人們亂着）坤奎不見大文的話，大文放下小匣子，跟着青年追去。但人們不給攔出去。

青年：（下）

天文：大漢奸跑啦！你別攔我跑家去！

政工：大漢奸跑啦！

天文：剛在這一帶，向那兒跑啦！那個小伙子去追了。

政工：請位趕快打囉！快追大漢奸去！

農婦：大漢奸在那兒呢？

農夫：向那兒跑啦！

農婦：去追啊！膿包割！

觀眾：追漢奸去！

觀眾喊着跑下。政工看着坤奎等三人。大文安慰小隱子。

大文：官長，他這個隱子還治得好嗎？

政工：也許治得好吧？那得問醫官去。

大文：官長，你老人家能帶他去見醫官嗎？

政工：你見了團長，有甚麼話趕快說，說完了就能去見醫官。

大文：好。

小隱子：（不住的指說他的隱都是坤奎害的，要政工殺坤奎的頭。）

聲音：（由遠而近，由少而多）

追着啦！

追着啦！

把他捆好了！

青年：（青年把細着的人一把推出來）你們看！他是誰！

觀眾：（隨青年上）啊？胡大少？胡大少？

青年：（推胡大少向坤奎）去你媽的吧！

觀眾：打死他個王八蛋！

（幕落）

4005

238.3

KBC

IG

238.3